

关河疑影
“蛇灵”
血色江州



央视同名电视剧小说版

钱雁秋 著

神探 狄仁杰

II



社会科学出版社

央视同名电视剧小说版

钱雁秋 著

神探 狄仁杰

II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神探狄仁杰Ⅱ/钱雁秋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 11(2007. 4 重印)
ISBN 7-5004-5509-7

I. 神… II. 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07445 号

责任编辑 门小薇
责任校对 郭娟
责任印制 戴宽
封面设计 李尘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0(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华审彩色印刷厂 装 订 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21.125

字 数 606 千字

定 价 38.00 元(上、下册)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辑部联系电话:010-64045632

目 录

第四部 关河疑影

楔 子	2
第一章 贺兰驿逆党截塘报	6
第二章 狄仁杰受命安边境	30
第三章 李元芳勇斗众杀手	55
第四章 杀良冒功官军伏诛	78
第五章 王孝杰事败走突厥	104
第六章 狄仁杰虎穴探真情	130
第七章 内外勾结逆党谋反	154
第八章 狄仁杰妙计平叛乱	180
第九章 联突厥狄公败契丹	205

第五部 “蛇灵”

楔 子	230
第一章 白马寺惊现无头尸	231
第二章 武则天进香惊刺驾	255
第三章 “蛇灵”设伏救袁天罡	281
第四章 武则天无奈吐真情	307
第五章 李元芳再探大杨山	331
第六章 狄仁杰柳州探蛇穴	355
第七章 帝王梦蛇首相残杀	381
第八章 官军直捣“蛇灵”老巢	407
第九章 袁天罡太子官发难	434
第十章 “蛇灵”逆党全军覆灭	458

第六部 血色江州

楔子	486
第一章 狄仁杰计慑平南侯	488
第二章 五平县频暴杀吏案	523
第三章 狄公领旨查察侯府	555
第四章 青衣人血洗平南府	585
第五章 争密信血染五平城	613
第六章 武皇构陷阴谋大白	641

楔子

莽莽金山，绵延数百里。冥冥落日孤悬天际，发射出血一样悲凉的光，将这座塞外雄梁挟裹在余晖残照之中。

一只苍鹰在空中盘旋，矫健灵动，身披血红色的夕阳，驭风而翔，时而冲上云霄，刺破苍穹，时而俯冲而下，鸟瞰地面，它的身上似乎附着着沉睡在此的战士们的精魂，向这沉寂的金山致敬。

胡天九月，朔风劲吹，金山之巅，一列骑兵静静地屹立着，似乎已经很长时间了。

为首的黑马上，端坐着一位突厥战士，身着胡服，腰悬弯刀，他静静地仰望着天空中翱翔的苍鹰，双目散发着锐利的光芒，那张略略有些消瘦的面庞，深陷的眼窝，直挺的鼻峰，令人感到一种深蕴于内心的坚毅与果敢，他便是突厥可汗——吉利。

随着一声长鸣，追逐余晖的苍鹰渐渐变成了一个小小的黑点，吉利可汗慢慢收回目光，发出了一声长长地叹息：“九月了……李将军，你知道九月对我们突厥人意味着什么？”

背后，一个声音响了起来：“九月鹰飞，是狩猎的季节。”

吉利缓缓点了点头：“是的。最近，有很多人向我建议，重开与大周的战事。你知道，突厥是狩猎的民族，战争对于他们来说非常重要，有时，甚至重于生命！”

背后的声音再一次响了起来：“那可汗是怎样回答的？”

吉利拨回马来望向对面，一字一句地道：“你说呢？”

手缓缓举起了一枚硕大的戒指。戒指由纯金打制而成，三只猛虎列于其下，一只飞鹰凌驾之上。这正是多年前吉利可汗在幽

州赠与狄公的那枚象征突厥可汗至高权力的“虎头飞鹰”。

戒指拿在一位汉军将领手中，看服色和甲胄，竟是天子禁军——千牛卫。此人三十岁上下，棱角分明的面庞，高高隆起的颧骨，浓眉凤目，坚毅的下巴，他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千牛卫中郎将李元芳。

他的目光从手中的戒指望向了对面的吉利：“可汗还记得它吗？”

吉利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温暖的笑容：“狄公好吗？”

李元芳点了点头：“非常好。”

吉利深深吸了口气，目光望向李元芳：“说吧，你为什么来？”

李元芳：“契丹！”

吉利点了点头道：“我已经想到了。最近一段时间，契丹族长李尽忠厉兵秣马，整备军事，恐怕与大周一战在所难免呀。”

李元芳笑了笑道：“可汗，恐怕李尽忠的想法，并不尽于此吧。”

吉利可汗猛地抬起头：“你的意思是？”

李元芳微笑道：“契丹是突厥的俟斤（部落），李尽忠虽为族长，却也要尊您一声大汗，这里面的事情，可汗应该最清楚。”

一丝阴云浮上吉利可汗的面颊，他长长叹了口气，沉重地点点头道：“而今，突厥国内以太子默啜为首的主战派势力抬头，我想这次契丹李尽忠竟敢公然与大周为敌，恐怕与默啜等人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他们最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将我突厥也卷入这场战争……”

李元芳道：“这才是狄大人最担心的，也是我来的真正目的。”

吉利苦笑道：“我知道，我知道啊……当年，如果不是狄公，我恐怕早已命丧幽州了。”

他的眼圈有些湿润了。

元芳轻叹了一声：“想起我们在幽州的时候，真好像是昨天发生的事情。”

吉利猛地抬起头，抓住了元芳的手：“元芳，请你回去转告

大周天子，转告狄公，吉利绝不会协助李尽忠与大周为敌！一旦开战，我可以袖手旁观，可以不帮忙，不援手，甚至不让契丹人进入我的辖境，但我只能做到这一点。”

元芳笑了，双手紧紧握住吉利可汗的手，重重地点了点头：“陛下，有这一点，已经足够了！还有一件事，要请可汗恩准。”

吉利可汗：“什么事？”

李元芳深吸了一口气：“借道！”

苍寂的群山，层峦叠嶂，万里长城卧伏山脊，好似一条巨龙，身披着夕阳的最后一抹余晖。一座座烽火台遥遥相望，绵延向北。

万籁俱寂。就在夕阳将要西沉的一刹那，猛地，一声嘹亮的号角平地而起，群山震动。

“轰”的一声巨响，最近的一座烽火台上燃起了熊熊烈火。

转瞬间，第二座、第三座、第四座……一座座烽火台依次亮起，绵延数百里，伴随着惊天彻地的号角声、金鼓声，烽火飞快地向北传递……

北塞重镇崇州城，是距离契丹最近的一座军州，也是关外通往内地的大门。由于它在地理、军事、政治等诸多方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朝廷对崇州的军务、城防高度重视，这里常年驻扎着大周的主力部队。而今，在此轮防的便是十二大主力卫之一的右威卫大军，统帅则是皇帝的心腹爱将大将军王孝杰。

此时，崇州城内的军道上尘烟四起，人声鼎沸，蹄踏如雷，右威卫麾下的骑兵、步兵往来调动。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城门的万斤铁闸缓缓升起，斥候兵飞马奔进城中，口中高喊着：“契丹主力犯边！契丹主力犯边！”

阴霾笼罩着大周的神都洛阳。麟德殿中，皇帝武则天的脸因愤怒而变形，她声色俱厉地怒喝道：“契丹族长李尽忠，世受天恩，不思还报，竟行谋反逆天之举，真是狼子野心，罪不容诛！着即夺去此贼一切封号，改李尽忠名为李尽灭，命营州都督赵文翊，崇州右威卫大将军王孝杰，整肃军马，准备应战！”

旌幡招展，战旗飘扬，号炮阵阵，金鼓动地。崇州的铁闸在轰鸣中升起，右威卫十万主力，军容整肃地开出城来，端的是长

刀胜雪，蹄声如雷，大地在十万大军的脚下颤动，空气在这一刻似乎都要凝固了。大军蜿蜒行进，竟达数十里之遥。

正中大纛旗下，右威卫大将军王孝杰端坐马上，着半甲，斜披战袍，腰悬青钢大刀。他的面色青黑，浓髯申脸，一副凶煞之相，尤其是一条横贯面颊，足有三寸多长的刀口，更渗出丝丝杀气。此时，他的脸上挂着志在必胜的笑容，似乎连胯下的乌驢马，都感受到了主人的得意，不停地“唏溜溜”长鸣着。

王孝杰身旁，右威卫将军苏宏晖、陈开、吴憬，及数十名副将、参将、偏将前呼后拥，伴随着号炮连声，鼓乐阵阵，真可说得上是大将军威风八面。可恰在此时，几只不知趣的乌鸦却飞了过来，在王孝杰的头顶上不停地盘旋，聒噪。王孝杰抬起头不耐烦地皱了皱眉，对身旁的将军苏宏晖道：“取弓来！”

苏宏晖赶忙递过弓箭，王孝杰搭弓上箭，双膀一较力，弓开如满月，“嘭”的一声，箭走似流星，直奔天上的乌鸦而去，说时迟，那时快，乌鸦们有如神助般飞快地散开，狼牙大箭射了个空，在空中掉头落下地来。

王孝杰的面色变了，这不祥之兆，令他的心里产生了一丝阴影，他回头看了看身旁的苏宏晖等人，大家的脸色非常尴尬。王孝杰深吸一口气，挥了挥手，众人提马向前奔去。

第一章 贺兰驿逆党截塘报

苍茫的暮色笼罩着寂静的群山，只有远远的山坳里一点灯光在闪烁明灭，它就是贺兰山驿站，也称贺兰驿。从外表看，这座驿站与其他的驿站并没有什么分别，然而，如果你仔细观察便可以发现，这里的守卫非常严密，而且，戍卒也并非州县中的士兵，而是朝廷主力——右威卫麾下的军士。

在唐代，天子亲将的主力称为卫，它们是：左右卫、左右龙武卫、左右威卫、左右羽林卫、左右鹰扬卫、左右豹韬卫，十二卫各有卫大将军统辖。这十二支禁军是战力最强，人数最多的绝对主力，也是各州县的士兵无法相比的。一般情况下，十二卫主力大多集中在首都长安所在的关中左近，因此，唐朝有“举关中而敌天下”的说法，意思就是，举关中之兵，就可以抵挡天下所有兵马的总和。其实这种说法仍不确实，确切地说，关中附近的卫军主力应占到全国兵马总和的六到七成，而其他地方的军队加在一起，也不过占三成而已。这就足以想见，卫军作为主力部队，朝廷对它们是多么的重视。然而此时，在这样一个隐匿于深山之中，名不见经传的小小驿站里，竟然会见到右威卫军士的身影，仅就这一点来说，便颇不寻常。可能任何人也难以想象，这个很不起眼的小小贺兰山驿站，却担负着转运前线与朝廷所有绝密军情塘报的重任。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战况传达的枢纽，是中央与前线及时沟通的中枢。也正因如此，这里才有四队、近三百名正规军的守卫。

驿站背山而建，大门口设有两个碉楼；几十亩地大的院落里只有寥寥十七八间房舍，其余的便是驿马的槽房。

腊月二十三，正值小年儿，贺兰驿好不热闹，爆竹阵阵，人声鼎沸，平静了一年的驿站似乎要在这一刻将所有的寂寥和沉闷通通赶走。

正房内热汽蒸腾，数十名驿卒和下值的军士，围坐在几张大圆桌前喝酒猜拳，嘶声高喊，吆五喝六，一双双通红的眼睛，撕裂般夸张的笑容，挥动的手臂和拳头……戍边的人们似乎只能用这种方法，宣泄自己心中的孤寂。

随着天际的最后一丝光亮渐渐消失，黑暗吞噬了整个大地，就在这光明与黑暗交替的瞬间，一股浓雾缓缓腾起，山中的雾总是这样，莫名其妙地来，莫名其妙地去。雾气越来越重，转眼间便弥散开来。渐渐地，一切都变得模糊。

大门口的碉楼上，四名守驿军士手握长枪警惕地注视着周围的动静。“刷”的一声轻响从碉楼旁的峭壁上传来，一名军士似乎听到了这微弱的声音，回头向山崖上望去，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小红点从峭壁之上飞速接近碉楼，军士疑惑地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就在这一愣神的工夫，红点已到眼前，军士这才发现，红点竟然是一个人，他惊恐地张大了嘴，只发出半声惊叫，人头便在寒光之中飞快地转动起来，随着尖锐的刀锋声，箭一般飞了出去。另外三名军士已经完全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当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太晚了……

刀锋、血光……

三人无声地倒在了地上。

一双红色皮靴稳稳地落在碉楼内。“红点”缓缓转过身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火红的蒙面丝巾，火红的箭衣外袍，火红的皮制腰封，火红的中衣快靴，一切都是火红的，而后我们终于看清了，这个“红点”竟然是一个女子。她轻轻咳嗽了一声，冲两侧山崖上挥了挥手。说时迟，那时快。碉楼两旁的绝壁上垂下十几条绳索，数十名黑衣人闪电般地攀越而下，无声地进入院中。碉楼上的红衣女郎，身形一纵如大鸟一般飞掠而下，落在了正房门前。她的下巴轻轻抬了抬，身后的黑衣人纵身而起，飞起一脚踹开房门……

屋内狂欢的驿卒们，甚至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肢体、头

颇便在一片片刀光血剑中四散崩飞，临死前的惨叫声回荡在群山之中。

房内安静了下来。

红衣女郎低沉的声音响了起来：“从今日起到元夕，我们要截下所有转经这里发往神都洛阳的塘报！”

清晨，雄伟的贺兰山在雾气朦胧中若隐若现，一条狭窄的官道蜿蜒在群山峭壁之间。马上的驿卒身背“六百里加急”的招文袋，满脸汗水，狂鞭坐骑，口中高声厉喝。前面出现了一条岔路，驿卒双手带缰，一声断喝，马毫不犹豫地向前路奔去。

岔路的尽头便是贺兰山驿站，两扇沉厚的大门敞开着。驿马飞腾，蹄踏如雷，带着一道烟尘冲进驿站。马上的驿卒高声喊着：“快、快换马！紧急军情送往神都！”

没有回答，空旷的院落里只有他自己的回声。

驿卒纳闷地四下扫视了一遍，猛地，他的心抽紧了，碉楼上没有守驿军士的身姿、院子里失去了替马驿卒的影子，平日里警卫森严的贺兰驿，此时竟然驿门大开；一天中最为忙碌的正房，现在却门户紧闭。一种不祥的预感袭上心头，他深深地吸了口气，缓缓抽出腰间的钢刀。

“吱嘎”一声巨响从身后传来，驿卒猛地回过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驿站大门竟在没有人操纵之下缓缓地关闭了。

驿卒倒抽一口凉气，猛地一提马缰，驿马长嘶着向大门冲去，说时迟，那时快，数十名黑衣人鬼魅一般从房后闪了出来，拦住了他的去路。

驿卒厉声狂叫，手中的钢刀化作一团光雾，拦在前面的几名黑衣人登时惨叫飞了出去。大门仅剩下一人一马的缝隙，驿卒情急拼命，狂鞭坐骑向大门直冲而来。“咔嚓”一声巨响，伴随着驿马的悲嘶，大门将马死死地夹住，驿卒大吼着纵身一跃，竟从马头前翻了出去，身体重重地落在驿站的大门外。他跳起身拼命向山坳里跑去。身后，驿站大门轰鸣着打开了，一众黑衣人冲出大门追杀而来……

宏伟的神都洛阳城，雉堞连云，街市宽阔，建筑雄奇。洛水横贯全城，城中四十八坊，坊与坊之间有街道纵横相贯，买卖铺

户，茶楼酒店，乐坊瓦肆，鳞次栉比，户盈罗绮，真可以说得上是人间天上。此地由高祖皇帝经略伊始，太宗守旧承平，待到高宗与武皇两朝更是大兴土木。

洛阳城中最显眼的地方自然是武则天所居住的皇城上阳宫了，宫城位于洛阳的正北方，覆压数十里，威严端庄。

上阳宫内，宽阔的宫道两侧站满了卫士，一名黄门侍郎高举塘报在宫道上飞奔着，转眼来到观风殿上。武则天接过塘报，打开一看，脸上露出了微笑。她合上奏折，放在一旁，抬起头，目光转向丹墀之下，从两厢侍立的众阁臣脸上——移过：宰相张柬之、姚崇，兵部侍郎李昌鹤，大将军苏定方……终于，她的目光停留在一张熟悉的脸颊上，锐利而又不失温和的目光、微微飘浮的五绺长髯，他就是内史——狄仁杰。

狄公的脸上带着笑意，缓步出班，轻声道：“陛下，看来前方又有捷报。”

武则天微笑道：“营州都督赵文翔在塘报中说，已经借道突厥，顺利绕行到契丹主力的后方。”

狄公一愣，狐疑地“哦”了一声。武则天点点头，神采飞扬地道：“自从战役开始以来，我军连战连捷，而今，大将军王孝杰已从正面将李尽灭所率契丹主力逼入东碛石谷中，只待赵文翔的这支奇兵绕到李尽灭背后，便可东西夹击，大破契丹！”

狄公问道：“东碛石谷？”

武则天道：“正是。怀英啊，李元芳不辱使命，劝服吉利可汗借道大周，可说是有大功于朝啊，朕已下旨褒奖。”

狄公道：“是，臣已接到了旨意。”

武则天道：“而今，大军部署停当，看来，战役可在元夕前结束。这真是社稷之福啊！昌鹤。”

兵部侍郎李昌鹤踏前一步：“陛下。”

武则天面带笑容道：“此役得胜全赖兵部用人得当，指挥有方，你厥功甚伟啊！”

李昌鹤赶忙躬身谢道：“此乃天子威灵所至，三军将士用命，臣何功之有？”

武则天笑呵呵地站起身来：“有功，有功啊！你是功在社稷。

前方的王孝杰、赵文翔诸将力战沙场，屡建奇勋，击灭契丹已是
指日可待。依朕看来，此乃国力昌盛之兆，朝中应当好好庆贺一
番。你说呢，怀英？”

狄公似乎若有所思，并没有听见武皇的问话。武则天皱了皱
眉：“怀英！”

狄公猛地抬起头：“啊，陛下。”

武则天问：“你在想什么？”

狄公答道：“没什么，臣是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情。”

武则天道：“嗯，怀英啊，对契丹一役大获全胜，这是当朝
盛事，朝内应司礼庆贺，你这个宰相表个态吧。”

狄公笑了笑，略一沉吟道：“陛下，是不是等到大军献捷之
后，再设宴庆贺？”

武则天道：“有这个必要吗？王孝杰、赵文翔必定在元夕前
便可结束此役。朕看，这庆功大宴就设在元夕当天吧，既庆贺佳
节，又有前方的捷报，真可谓双喜临门啊！”

李昌鹤微笑道：“臣立刻遣人告知王孝杰，捷报在元夕当天，
庆功大宴之上再献与陛下。第一是为元夕佳节增彩；第二，为陛
下的武功添一段佳话。”

武则天满意地笑了。狄公深深地吸了口气，陷入了沉思。

尚贤坊，这是靠近洛阳北门的一座清幽雅致的坊里。坊内建
筑雄伟，飞檐斗拱层层相连。显而易见，在这里居住的都是宦
宦之家，狄府就是其中之一。

在光天化日之下，狄府院中，一条人影“呼”地飞掠而起，
躲开了下面七八条木棍的进攻。人影在空中飞转，迅速下落，地
上手持木棍的八条大汉一声断喝踏进一步，举棍向空中撩去。那
人影闪电般伸出右手抓住了一条棍头儿，轻轻一摆，“砰”！将
另一条棍荡了开去，那棍不偏不倚，正打在旁边一个大汉的腹
部，那大汉一声大叫，跪在地上。剩下的七人一愣，手中木棍松
落，横搭在一起，形成一张“棍网”。那人影稳稳地落在棍网上，
几个大汉急忙抽棍，已经来不及了，人影在棍上飞奔，“乒乓”之
声不绝，几名大汉的身体飞了出去，重重地摔在地上。

人影缓缓转过身来，正是李元芳。

对面，几条大汉赶忙从地上爬起来，躬身道：“李将军，我们服了！”

李元芳的脸上露出了微笑：“好啊，千牛卫的八大军头果然是名不虚传，这八条大棍使出来，端的是虎虎生风啊！”

军头张环道：“合我八人之力，竟不能在将军手下走上三招，卑职等万分惭愧！”

李元芳笑了。他从旁边的木架上取下手巾，边擦汗边道：“我也算是刀头上滚出来的功夫。”

张环由衷地钦佩道：“将军真可以称得上是天下第一呀！”

李元芳笑道：“行了，别捧了，我这浑身直发冷。”

张环也笑了：“皇上调我八人在李将军麾下效力，今后，还请将军不吝赐教。”

元芳道：“这好说，我一定知无不言……”

话音未落，大门外一声高唱：“狄阁老回府！”

狄公在随侍的簇拥下走进大门，元芳快步迎上：“大人，您回来了。”

狄公边走边道：“怎么样，皇上赐给你的这八大军头还可以吗？”

李元芳笑了：“嗯，不错。龙虎、龙威、龙武、龙胜、龙兴、龙健、龙彪、龙扬都是带龙字的，而且个个是军中健者，圣上此举真可以说是天恩浩荡啊！”

狄公笑了。李元芳道：“卑职明白，这八个人说是赐给我，其实还是圣上对大人的眷顾。”

狄公笑道：“圣上是怕我年迈，不胜其力，这才多派几个人来帮我。”忽然，狄公停住脚步，似乎想到了什么，凝神思索着。

这时，八大军头快步走了过来，躬身施礼，齐声道：“卑职等……”李元芳赶忙挥手制止他们。八个人不知就里，面面相觑；李元芳冲他们轻轻摆了摆手，努努嘴，八人赶忙退到了一旁。

狄公静静地思考着，低声道：“塘报，塘报……这塘报来得煞是怪异呀……”

李元芳望着他轻声道：“大人，您是在说前线的塘报？”

狄公点了点头：“正是。”

元芳道：“有什么不对吗？”

狄公笑了笑，没有说话。这时，管家狄春跑来报告：“大老爷从老家捎信来，说如燕小姐是十二日出发的，恐怕这几天就要到了。”

狄公一愣，继而脸上露出了微笑：“哦，对，对，对，是我糊涂，这件事一个月前大哥来信就提起了。”

狄春道：“老爷，您看怎么安排？”

狄公道：“嗯，把东跨院儿打扫出来，先让她住在那里。”狄春应了声“是”，转身离去。

狄公笑道：“我这个小侄女呀，第一次见她还是十年前，那时她只有五六岁大。真是岁月不居，时间如流啊，连如燕都已长大成人了，我们怎么能不老啊！”

元夕渐近，虽然是暮色降临时分，永昌县的街道上仍然是热闹非常，买卖铺户张灯结彩，饭馆酒肆门前更是人声鼎沸。一名馆丞站在驿馆门前，四下张望着，似乎在等什么人。

随着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五六匹马挟裹着一辆马车转过街角，飞快地奔到了永昌馆驿门前，为首的竟是一位美丽的姑娘，身着一袭胡服，左手一扬马鞭大声问门前的馆丞道：“这里是永昌馆驿吗？”

门前的馆丞看了她一眼，爱答不理地道：“门上有匾，不会自己看呀。”

姑娘柳眉一竖：“自己看，那要你戳在门口干什么？跟石狮子做伴呀！”

身后的仆从们发出一阵窃笑。馆丞道：“嘿，你一个女孩子，怎么说话呢？”

姑娘冷笑一声：“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

馆丞大怒：“你说我是鬼！”

姑娘哼了一声：“我看你还不如鬼呢！一个大活人站在门前，问你话还爱答不理的，你以为你是谁？”

馆丞冷笑一声：“这话问得好。请问姑娘以为自己是谁，啊？你以为本馆丞站在这儿是为了答你话的？真是没有自知之明。”

姑娘翻身下马走到馆丞对面，仔细地打量着他。馆丞没好气